



波斯米亞樓

嚴歌苓 著

三民叢刊

194

波西米亞樓

嚴歌琴 著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波西米亞樓／嚴歌苓著．--初版．--臺
北市：三民，民88
面；公分．--(三民叢刊；194)
ISBN 957-14-2928-7 (平裝)

855

87016926

網際網路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波 西 米 亞 樓

著作人 嚴歌苓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 話／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 撥／〇〇〇九九九八 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編 號 S 85453
基本定價 叁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複印

ISBN 957-14-2928-7 (平裝)

自序

mo
嚴敬芬

這個散文集是自我出國至今九年來的第一個散文集。其中〈一天的斷想〉發表在出國前夕，一九八九年八月。那種心高志遠、才大氣粗的不滿三十歲的我，令今天的我讀來覺得臉紅。十年一覺，似乎從「少年不識愁滋味」到了「卻道天涼好個秋」，境界和心態的改變，都是近十年來「識盡愁滋味」的緣故。

一般情形下我不寫散文，除了各報編輯們有殷切的稿約，情面難卻。有時實在想對一些事物發表看法，又一時不能在小說中找到合適的人物，藉他（她）的口來表白，便只好白話直說了。我曾在一本小說集の後記中寫道：寫小說是因為可以安全地撒謊，而散文沒有這種便利。

1·序 自

第一個把我介紹給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的，是已故詩人梅新。我每憶起劉先生請我和梅

新先生去秀蘭小館吃上海家常菜，那種記憶的新鮮，使我拒絕相信與梅新先生已是隔世的情誼。那時我在臺灣還是個新名字，劉先生就答應為我出書。對劉先生和梅新先生的感激心情，也是我這篇小序的主要內容。那之後我在三民書局出了一系列的書，包括新近在臺灣得金馬獎的《天浴》，它的原著也是在「三民」出的。這本散文中，有一篇是寫給梅新先生的緬懷文章，當時因此類文章過份擁擠，沒有得到在報章發表的機會。其實，促使我編輯這本散文的一部份原因，是想使這篇文章問世。我的父親說：「急於報德和急於報怨一樣，都是俗氣的表現。」梅新先生過世已一年有餘，現在表達我的知恩圖報，大概沒有「急於」之嫌了。我知道劉振強先生是梅新先生的生前好友，在「三民」出版這冊散文，我、劉先生、梅新先生，似乎又是一聚。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九日

波西米亞樓

【目次】

◎自序

一天的斷想	1
寫稿佬手記	9
考場心電圖	15
波西米亞樓	21
芝加哥的警與匪	29

丹尼斯醫生	37
蛋鋪裡的安娜	43
書禍	51
且將新火試新茶	55
母親與小魚	63
失落的版圖	71
——告別母親	
FBI 監視下的婚姻	79
未老莫還鄉	95
海峽兩岸，我有兩個姑媽	107
自盡而未盡者	117
也獻一枚花環	125
——憶梅新先生	
一懷愁緒，兩處悲情	131
——十年來海峽兩岸電影發展之漫談	

- 中國文學的游牧民族 149
——在馬來西亞文藝營開幕式上的講演
- 性與文學 153
——為芝加哥華人寫作協會所做的一場演講
- 寫在電視連續劇「海那邊」之後 163
弱者的宣言 171
——寫在影片「少女小漁」獲獎之際
- 雌性之地 179
——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大陸再版後記
- 庸俗和壞品味 185
- 南京雜感 193
——寫在「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祭
- 從魔幻說起 199
——在Williams College演講之中文版
- 從“Rape”一詞開始的聯想 207
——The Rape of Nanking 讀書心得

主流與邊緣 213

——寫在長篇小說《扶桑》獲獎之後

我為什麼寫《人寰》 217

靜與空 223

——看陳川畫有感

有關陳沖以及《陳沖前傳》 229

譚恩美的中國情結 235

鄔君梅與「枕邊書」 241

一天的斷想

我回來了，從美國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結束了十個月的國外生活，或叫它訪問、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著我回來了：創作時固有的生活習慣、生命狀態、生物鐘點。我的早晨是許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氣要在半小時後才會來。長久以來我就是這麼一個地道的笨鳥，除了頭一個飛出林子別無指望。第一件事是關掉電話鈴，到午飯前，無論火警匪警我都是渾然。我在十幾平米的空間踱步，像那種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上班的人，還像一頭心事重重，盡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驢。我極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極怕拾起那支筆，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進了練功房卻極怕換上舞鞋，極怕把腿攔上把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筆，一旦穿上舞鞋，我就會把自己傾榨到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再也掄不動一下腿。

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說，是否就很有道理地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捨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該寫信了，該洗衣服了，該吃頓像樣的飯了。

同時又懊悔得要命：在鏡子前多站了幾次；晚飯吃掉一小時因為在食堂與人陷入了一個興奮的話題；本來祇看新聞卻順勢看了個挺噁心的電視劇；原想學「托福」結果捧了本英文小說直讀到睡覺，精打細算的一天時間全砸了，這個人貌似勤奮刻苦卻仍是個渾渾噩噩的東西。每時每刻我都對自己有這樣多的不滿，搞得本來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難與自己相處。

有人曾經跑來對我說：「你呀，你知道你怎麼回個事嗎？」他猶豫著，一面判斷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太想出名！」

「對極了！」我立刻說。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話一下子沒了揭露性。接著我告訴他我從四歲就醉心功名。那時我的母親常帶我去參加一週一度的詩歌會，那是個雲集著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當一個著名詩人上場時氣氛一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的笑都顯得可憐巴巴，每個人明明在捧場卻都含著微量的敵意。當時我想，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起碼比當我父親這樣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為一個中流名人暗裡追求成功，明裡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大量姿態，向自己和向別人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祇夠讓他

位居中流。

一個美國青年對我說：「今天我之所以活著，就是因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這些成功的可能性裡包括我被競選為總統。」一個臺灣少婦告訴我：「為了做一個最成功的太太，有時我都累得沒有命了！」一個新加坡華人說：「一個國家的成功是無數個人成功相加起來的。」我很想告訴他們我們始終被教育著去盡量忽略個人成功，但面對著無論是相同人種還是不同人種，我都生怕講不清。

寫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件太偶然的事。編輯馬馬虎虎地約稿，我就嘻嘻哈哈答應了。但我心裡卻是十分當真的。至今我仍對任何編輯的約稿感到受寵若驚，包括那些毫無誠意的。我所說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這事當真的編輯，他的馬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過都是存心給自己留餘地，留退路。這樣我才認真幹起來。什麼事都是在你不知怎麼幹時幹得特別順手，三個月時間我就完成了《綠血》三十萬字的初稿。這速度快得簡直讓我難為情。

我斷定再甬想從自己腦子裡榨出一個字的時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什麼都涼了，手、腳、血液，包括胸前綁著的大熱水袋。雖然我把日曆、鐘表一律翻成背向我，我仍清楚地知道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個午飯時間。

錢和時間在這年頭都極不經花，但錢好歹還能儲蓄。有時我甚至想，失眠就讓它失吧，不必花許多時間跑衛生所，花許多時間說服醫生開給我大劑量的安眠藥。把失眠的時間用來讀書沒準倒讀出個學者來了。但別人不同意，我的親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許這個人在人人皆睡的時間獨她醒著，所以我還是去睡。先是仔細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後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無，大汗淋漓。一次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個通宵，當我硬撐著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痴。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做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在我把長篇小說稿扛到編輯面前時，隻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種種病症諸如突發性頭痛，它痛得讓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臨盆時的陣痛，痛得真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娩出似的。交了稿後，我一連許多天不敢見編輯，我又是失眠又是頭痛地寫掉了偌大一摞稿箋，若不成，我祇有自殺去了。幸而它們都成了。之後，有人向我談起我的小說文字之流暢，結構之整體，什麼一氣呵成之類的話時，我就在心裡說：「天曉得！」

我的午飯通常是蘇打餅乾、牛奶，關的時候吃點水果。不能吃飽，吃個大飽午飯的惡劣後果是個大長午覺。失眠人往往在沒希望睡的時候鬧瞌睡。在美國時有人問我：「我在大陸看見許多辦公室裡放著床，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那多半是午覺設備。他想了一會兒說：

「你們什麼時候把床從辦公室搬出去，你們就有希望了。」

我總是在午飯時間打開電話鈴。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電話裡傳出一個怪極了的聲音：「你是女作家嚴歌苓嗎？」

我說是。心想這人有什麼病。他說他是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的，看了《中國日報》上介紹我的文章對我很感興趣，並問我對美國感不感興趣。我說當然。「那麼我們給你一個機會到美國訪問。」

接下去，這個講中國話的美國人問我想見哪些美國作家，我一口氣講出幾個估計都健在的，但心裡想，我想見誰得看誰想見我。等我掛上電話，發現十個手指尖都在打顫。我除了對自己的堅韌自信之外，對我所具有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自信過。我從不結交朋友，因為我相信自己毫無社交魅力；我喜好穿著，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夠漂亮；我從不把小說推薦給任何人，那是我認為它們全是些辜負我的東西。我沒有自信，因此我遠不能瀟灑地、泰然地對待這樣一個消息的降臨。連續幾天，我激動得什麼也做不了，並且不想與任何人講話。十九歲那年，當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時，也興奮得悶聲不響了好幾日，除了偶然向著一片空虛傻笑一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不安份了，不再想老老實實做個舞蹈演員，不再從早到晚穿著一雙骯髒的舞鞋，毫無指望地蹦蹦啊蹦蹦，我瞄準了，或許有另一種成功的可能，一個大的轉折或許就在前

面等著我。

直到我到了美國，我想見的大作家們絕大多數都沒見著時，我才進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國和這個國家之間沒有平等可言；在我與他們之間更沒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這次訪問看成自己某種意義、某種程度的成功，實在有些可憐。

我從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個平凡的人。我想我們十多億之眾的國家並不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戰國時的大夫們，若三個月閒居，主張和思想不被採納，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來安慰他了，他也就恥於繼續默默無聞地待在這個國家，而是驅車出走，到別國尋求重視。看來追求平凡也並非我們民族世襲的美德。

第三部長篇《雌性的草地》，我寫得極苦，這是個地道的「怪胎」，連修改都很難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寫壞了脾氣、胃口，以及與母親的關係。母親是在我的開導下和父親離婚的，父親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長又頻繁的信來安慰感情上有傷的母親，而這次卻長達三個月我沒給她一封像樣的信。甚至她提出要來看我，也被我硬著心拒絕了。在這部小說裡我為自己設計的難度，使我無力再顧及別的什麼，連去美國的訪問都變得不重要起來，訪問日期被我幾次申請推遲。看見媽媽信上寫：「年輕時，我以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總以為女兒會需要我，實際上，我始終在自作多情。」我為這些詞句

流淚，心裡既煩惱又委屈。

當我從國外回來，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有人把這歸結為聰明。我卻說：「聰明是頂靠不住的東西。」我真的這樣想，一個人最優越的素質是頑強、堅韌。祇有頑強堅韌將如數報償你所付出的一切：時間，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記得有次我餓極了卻找不出東西吃，就喝兩包板蘭根。一時想起韓愈說的：「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但願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該；但願有一日無數成功的個體相加成一個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來了。我也想歇下來，不閱讀，不看英語，不做任何正而八經的思考。想找誰聊聊天，想讓誰用些散淡的話題來按摩一下我緊張得抽了筋的思維。然而我打消了這念頭，因為在我需要別人的時候並不一定需要我的時候。日子真的是很苦。

我可以永遠吃苦，但我不可能永遠年輕……

